

前 119

张星烺 编注

# 中西交通史料 汇编 5



華文出版社  
SINO-CULTURE PRESS

前 1119

# 中西交通史料 汇编 5

张星烺 编注

華文出版社  
SINO-CULTURE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/ 张星烺编注. --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8.4

ISBN 978-7-5075-4881-5

I. ①中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外关系-交通运输史-史料-中国、西方国家 IV. ①F512.9②D8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0169号

##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

---

编 注: 张星烺

策 划: 杨 平

责任编辑: 胡慧华 王思惠 南 洋

特邀编辑: 张国平 勉嘉铖

出版发行: **华文出版社**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.com.cn>

电子信箱: [silkroadlibrary@qq.com](mailto:silkroadlibrary@qq.com)

电 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39 发行部 010-58336267

责任编辑 010-58336197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116

字 数: 1150千字

版 次: 2018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4881-5

定 价: 248.00元(全五册)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 目录

001

## 第五册

### 第八编 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

#### 第一章 两汉时期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/ 1447

一 上古时代中印之交通 / 1447

二 汉武帝欲通印度 / 1449

三 西汉时印度通使中国 / 1450

四 汉通印度之海路 / 1456

五 东汉时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/ 1458

####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中印之交通 / 1461

一 《魏略》记印度情形 / 1461

二 晋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/ 1464

三 宋与师子国之通 / 1465

- 四 宋与天竺之通使 / 1466
- 五 《梁书》记天竺国及师子国 / 1467
- 六 《南史》记天竺国及师子国 / 1471
- 七 北魏与印度诸国之交通 / 1473
- 第三章 唐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/ 1478
  - 一 两《唐书》《通典》记天竺国 / 1478
  - 二 乌菴王献方物表 / 1491
  - 三 《册府元龟》记唐与印度之交通 / 1491
  - 四 天竺僧献长生药 / 1493
  - 五 《新唐书》记泥婆罗 / 1494
  - 六 两《唐书》记罽宾国 / 1495
  - 七 《册府元龟》记罽宾国 / 1496
  - 八 《新唐书》《册府元龟》记箇失蜜 / 1497
  - 九 《册府元龟》记诃毗施国 / 1500
  - 一〇 《新唐书》《册府元龟》  
《通典》记师子国 / 1500
  - 一一 贾耽记通天竺道 / 1502
- 第四章 印度佛教之传入中国 / 1506
  - 一 佛教之传入 / 1506
  - 二 印度来中国之僧人 / 1508
  - 三 中国往印度之僧人 / 1597
- 第五章 古籍所载之印度矿石及动植物 / 1694
  - 一 矿 石 / 1694
  - 二 植 物 / 1694
  - 三 动 物 / 1698
- 第六章 宋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/ 1699

一	天竺国 / 1699	
二	注 犍 / 1704	
三	故临国 / 1711	
四	西天诸国 / 1712	
五	尼华罗国 / 1712	
六	南毗国 / 1713	
七	胡荼辣国 / 1715	
八	麻罗华国 / 1715	
九	南宋时在印度之中国人 / 1716	
第七章	元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/ 1717	
一	蒙古人用兵印度 / 1717	.....▶ 003
二	元代迦叶弥儿人与尼波罗人在中国 / 1719	
三	《元史》记印度及锡兰等 / 1721	
四	《岛夷志略》记印度及锡兰等 / 1728	
五	元代中印通商情形 / 1729	
第八章	明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/ 1732	
一	阿难功德国 / 1732	
二	尼八刺国 / 1732	
三	郑和、侯显远航印度洋 / 1734	
四	榜葛刺国 / 1735	
五	沼纳朴儿 / 1743	
六	底 里 / 1743	
七	西洋琐里 / 1744	
八	加异勒 / 1745	
九	甘巴里 / 1745	
一〇	锡兰山 / 1746	

一一 溜山国 / 1754

一二 小葛兰 / 1759

一三 柯 枝 / 1761

一四 古 里 / 1766

附录一 评《中西交通史料汇编》 / 1773

附录二 答冯承钧《评中西  
交通史料汇编》 / 1782

附录三 参考书目 / 1800

## 第八编 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



## 第一章 两汉时期中国与印度之交通

### 一 上古时代中印之交通

上古之世，西方文明之邦，与我最近而最易于交通者莫若印度。王嘉《拾遗记》载周成王之世，有旃涂国、祇因国、燃丘国来献方物，老子撰《道德经》有浮提国人相助，《庄子·山木篇》有建德国，似皆指印度而言。念常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四，记周穆王时，西极有化人来，反山川，移城邑，入水火，贯金石，千变万化，不可穷矣。王敬之若圣，筑中天台以居之。（见《列子·周穆王篇》）化人乃是佛弟子曼殊室利目连等示相也。斯语为佛教徒附会，可无庸疑。然详思之，印度、克什弥尔自古即以幻术著闻，化人虽未必为佛弟子，而为印度人，则或可信也。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五，又记秦始皇帝癸未年（始皇二十九年，即公元前二一八年）“沙门室利防等一十八人来自西域。帝恶其异俗，以付狱。俄有金刚神，碎狱门而出之。帝惧，即厚礼遣之。时国事区区，弗克敬奉。”此节仅言来自西域，而未标明为印度也。然室利防为普通印度人名 *Sribandhu* 之译音，其来自印度，可无疑也。更翻阅印度史，孔雀朝阿输迦大王适与秦始皇同时。大王奉佛，遣僧人至四邻诸国，传布佛教。远如埃及、马其顿，皆有佛徒踪迹。《佛祖统纪》卷三五，记迦叶摩腾谓汉明帝曰：“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万四千塔，震旦之境，有十九处。”

故其有人来至中国，亦意中之事也。碎狱门而出之，似亦幻术，而故托神力以眩奇耳。古代佛教高僧来中国传教者，多能幻术。如佛图澄之于石勒，丹巴之于元世祖是也。上古时代，印度与中国有交通，固不仅中国文中有记载，即印度梵文中，亦略有之，可以窥也。莫克基 (R. Mookerji) 之《印度航业史》(*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*, pp.88-89) 云：“有证据可使吾人信公元前第七及第六世纪，印度与巴比伦有海上通商之事，尤以前第六世纪为盛。商业大半，皆操之达罗毗荼人之手。阿利安人亦有营商者，唯不众耳。此后印度商人有家于阿拉伯及非洲东岸者，同时印度商人亦有家于支那海岸者。其在巴比伦有居留地，可无疑也。由印度往巴比伦之海上商道，乃横渡阿拉伯海中，而非沿盖德罗西亚 (Gedrosia) 之海岸者也。”莫克基又引公元后第十世纪时 (五代末初) 克什弥尔国诗人克夏猛德拉 (Kshemendra) 之著作《菩提萨忒瓦瓦达那喀尔帕拉塔》(*Bodhisattvavadana Kalpalata*) 第七十三章云：“阿输迦大王一日在华氏城 (玄奘《西域记》作波吒厘子城) 宫中，朝见群臣。有印度商人某，经商东国，亦来王前，哀诉所有船舰及货物，皆为那迦 (Nagas, 译言龙种人) 之海盗所劫，损失不赀，因而破产。大王若坐视不为设法，则商人等皆将改业矣。无航海商人，则进出口税收入，将大减退，而国库亦将空虚矣。佛教僧人某，因劝王下令，保护航海商人，将令镌之铜牌。惟一纸空文，毫无效果，劫掠如故。阿输迦诚心奉佛以后，那迦人始被感化，遵奉谕旨，悉出所掠货物，分给被劫商人。”考据家有谓那迦人即中国人也。由此节亦可知由旃陀罗笈多以至阿输迦时代，印度之海上航业，及外国交通状况矣。(见原书第 114 页) 莫克基又云：“案达罗朝之治南印度也，国富民丰，海陆贸易，皆臻极盛。西与希腊、罗马、埃及，东与支那以及东方诸国，俱来往频繁。南印度有使节至罗马。印度所产之象，用之于叙利亚军阵间。白里内《博物志》记罗马每年运往印度各种货物名单，与作

《爱利脱里亚海周航记》者所言相合。虽至今日，南印度半岛犹时得见罗马古钱，盖皆昔时流入者也。公元后六八年有大队犹太人，避罗马人虐政，来至南印度留居麻啰拔海岸。”（见原书第116页）德国柏林雅各比教授（Prof. Herman Jacobi）查得公元前三百余年，印度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王在位时，其臣某著有《考铁利亚》（*Kautiliya*）一书，书中载支那（Cina）产丝，其丝货有贩至印度之语。此亦可以证明上古时代，中印已有交通矣〔一〕。（见 *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en Preussischen Akademieder Wissenschaften XLIV*, 1911.S-961）

〔一〕本书所言之印度，乃古代五印度之境（见《大唐西域记》）及锡兰、马尔代夫等岛屿。

## 二 汉武帝欲通印度

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。……其东南有身毒国〔一〕。骞曰：“臣在大夏时，见邛竹杖、蜀布。问曰：‘安得此？’大夏国人曰：‘吾贾人往市之身毒。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。其俗土著，大与大夏同，而卑湿暑热云。其人民乘象以战。其国临大水焉〔二〕。’以骞度之，大夏去汉万二千里，居汉西南。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，有蜀物，此其去蜀不远矣。今使大夏，从羌中，险，羌人恶之；少北则为匈奴所得；从蜀宜径，又无寇。”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、安息之属皆大国，多奇物，土著，颇与中国同业，而兵弱，贵汉财物；其北有大月氏、康居之属，兵强，可以赂遗设利朝也。且诚得而以义属之，则广地万里，重九译，致殊俗，威德遍于四海。天子欣然，以骞言为然，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，四道并出：出陇，出丹，出徙，出邛、犍，皆各

行一二千里。其北方闭氏、笮，南方闭嵩、昆明。昆明之属无君长，善寇盗，辄杀略汉使，终莫得通。然闻其西可千馀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，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，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。……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。因益发使抵安息、奄蔡、黎轩、条枝、身毒国。……是时汉既灭越，而蜀、西南夷皆震，请吏入朝。于是置益州、越嵩、牂柯、沈黎、汶山郡，欲地接以前通大夏。乃遣使柏始昌、吕越人等岁十馀辈，出此初郡，抵大夏，皆复闭昆明，为所杀，夺币财，终莫能通至大夏焉。（《史记》卷一二三《大宛列传》）

〔一〕身毒之原音为 Sind，专指印度西北部者也。后世又有欣都斯坦，其原音为 Hindustan，则指印度北部中部矣。

〔二〕所临大水，似即印度河。武帝时有使者抵安息，身毒国，必从西北道往者也。

及元狩元年（公元前一二二年），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，见蜀布、邛竹杖，问所从来，曰“从东南身毒国，可数千里，得蜀贾人市。”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。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，慕中国，患匈奴隔其道，诚通蜀，身毒国道便近，又亡害。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、柏始昌、吕越人等十馀辈间出西南夷，指求身毒国。至滇，滇王当羌乃留为求道。四岁馀，皆闭昆明，莫能通。（《汉书》卷九五《西南夷传》）

### 三 西汉时印度通使中国

武帝时，身毒国献连环羈〔一〕。皆以白玉作之。玛瑙石为勒，白光琉璃为鞍，鞍在暗室中，常照十馀丈如昼日。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，竞加雕镂，或一马之饰直百金。皆以南海白蜃为珂，紫金为华，以饰

其上。犹以不鸣为患，或加以铃镊，饰以流苏，走则如撞钟磬，若飞幡葆。后得贰师天马，帝以玫瑰石为鞍，镂以金银输石，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。后稍以熊黑皮为之，熊黑毛有绿光，皆长二尺者，直百金。卓王孙有百余双，诏使献二十枚。（《西京杂记》卷二）

〔一〕上节言汉武帝欲通印度而未成者，盖欲由川滇觅捷径往印度未能成功，非谓当时与印度无来往也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固亦已言汉使有至身毒者矣。《西京杂记》此节之身毒使，必由西北道而来，或与汉使同来者也。

清凉殿夏居之则清凉也，亦曰延清室。《汉书》曰“清室则中夏含霜”即此也。董偃常卧延清之室，以画石为床，文如锦，紫琉璃为帐，以紫玉为盘，如屈龙，皆用杂宝饰之。侍者于外扇偃，偃曰：“玉石岂须扇而后凉耶？”又以玉晶为盘，贮冰于膝前，玉晶与冰同洁。侍者谓冰无盘必融湿席，乃拂玉盘，坠，冰玉俱碎。玉晶，千涂〔一〕国所贡也，武帝以此赐偃。（《三辅黄图》卷三）

〔一〕千涂，法显《佛国记》作犍陀卫国，《洛阳伽蓝记》作乾陀罗城，玄奘《西域记》作健驮逻，《魏书·西域传》仅作乾陀，其原音皆为 Gandhara，今代作 Kandharo。千涂与乾陀音最近，今其地隶阿富汗及巴基斯坦。

董偃常卧延清之室，以画石为床，文如锦也。石体甚轻，出郅支国。上设紫琉璃帐，火齐屏风，列灵麻之烛。以紫玉为盘，如屈龙，皆用杂宝饰之。侍者于户外扇偃。偃曰：“玉石岂须扇而后凉耶？”侍者乃却扇以手摸，方知有屏风。又以玉精为盘，贮冰于膝前。玉精与冰同

其洁澈，侍者谓冰之无盘，必融湿席，乃合玉盘拂之，落阶下，冰玉俱碎，偃以为乐。此玉精千涂国所贡也，武帝以此赐偃。哀平之世，民家犹有此器，而多残破。及王莽之世，不复知其所在〔一〕。（《拾遗记》卷五）

〔一〕《拾遗记》此节所记与上方《三辅黄图》相同。中国士人多以王嘉《拾遗记》记事多诡怪，诬罔不道，无征引者。至若《三辅黄图》则人尽以为信书。然此节千涂国玉精事，两书相同，可见嘉之书，非尽凿空而为也。

宣帝地节二年，含涂国〔一〕贡其珍怪。其使云：“去王都七万里，鸟兽皆能言语。鸡犬死者埋之不朽，经历数世，其家人游于山阿海滨，地中闻鸡犬鸣吠。主乃握取还家养之。毛羽虽秃落，更生，久乃悦泽。”（《拾遗记》卷六）

〔一〕含涂国非他，即千涂或乾陀之异译而已，然亦可为欣都（Hindu）之译音，记载不详，无由考证也。梁任昉《述异记》有一节记事，与此相合，特摘录如下：“含涂国去王都七万里，人善服鸟兽，鸡犬皆使能言。”

罽宾国，王治循鲜城〔一〕，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，不属都护。户口胜兵多，大国也。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。东至乌秣国二千二百五十里。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。西北与大月氏、西南与乌弋山离接。昔匈奴破大月氏，大月氏西君大夏，而塞王南君罽宾。塞种分散，往往为数国。自疏勒以西北，休循、捐毒之属，皆故塞种也。罽宾地平，温和，有目宿，杂草奇木，檀、櫨、梓、竹、漆。种五谷、蒲陶诸果，

粪治园田。地下湿，生稻，冬食生菜。其民巧，雕文刻镂，治宫室，织罽，刺文绣，好治食。有金银铜锡，以为器。市列。以金银为钱，文为骑马，幕为人面。出封牛、水牛、象、大狗、沐猴、孔爵、珠玕、珊瑚、虎魄、璧流离。它畜与诸国同。自武帝始通罽宾，自以绝远，汉兵不能至。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。乌头劳死，子代立，遣使奉献。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。王复欲害忠，忠觉之，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，攻罽宾，杀其王，立阴末赴为罽宾王，授印绶。后军侯赵德使罽宾，与阴末赴相失。阴末赴锁琅当德，杀副已下七十余人，遣使者上书谢。孝元帝以绝域不录，放其使者于县度〔二〕，绝而不通。成帝时，复遣使献，谢罪。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。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：“前罽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，后卒畔逆。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，罪莫大于执杀使者，所以不报恩，不惧诛者，自知绝远，兵不至也。有求则卑辞，无欲则娇嫚，终不可怀服。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，愜快其求者，为壤比而为寇也。今县度之阨，非罽宾所能越也。其乡慕，不足以安西域；虽不附，不能危城郭。前亲逆节，恶暴西域，故绝而不通；今悔过来，而无亲属贵人，奉献者皆行贾贱人，欲通货市买，以献为名，故烦使者送至县度，恐失实见欺。凡遣使送客者，欲为防护寇害也。起皮山南，更不属汉之国四五，斥候士百余人，五分夜击刀斗自守，尚时为所侵盗。驴畜负粮，须诸国禀食，得以自赡。国或贫小不能食，或桀黠不肯给，拥强汉之节，馁山谷之间，乞丐无所得，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。又历大头痛、小头痛〔三〕之山，赤土、身热之阪，令人身热无色，头痛呕吐，驴畜尽然。又有三池，盘石阪，道狭者尺六七寸，长者径三十里。临崢嶸不测之深，行者骑步相持，绳索相引，二千馀里乃到县度。畜队，未半坑谷尽靡碎，人堕，势不得相收视。险阻危害，不可胜言。圣王分九州，制五服，务盛内，不求外。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，送蛮夷之贾，劳吏士之众，涉危难之路，罢弊所恃以事无用，非久长计也。使者业

已受节，可至皮山而还。”于是凤白从钦言。罽宾实利赏赐贾市，其使数年而一至云〔四〕。（《汉书》卷九六上）

〔一〕罽宾国，据玄奘《西域记》即唐之迦湿弥罗，今之克什弥尔(Kashmir)。拍拉克里忒语(Prakrit)称迦湿弥罗曰喀斯维拉(Kasvira)。拖雷美《地理书》讹传作喀斯排利亚(Kaspeiria)。其境界西至打拉特雷(Daradrai, 今之打资 Dards), 东至开林特林(Kylindrine, 今比亚斯河 Bias 边库林达族 Kulinda 之地), 为今克什弥尔, 至为明了。梯俄尼修斯(Dionysios)作喀斯排劳(Kasperoi), 黑罗多都斯(Herodotus)作喀斯帕梯洛斯(Kaspatyros), 海克托斯(Hekataios)作喀斯帕皮洛斯(Kaspapyros)。中国古人译音简略, 如迦腻色迦(Kanishka)王, 法显《佛国记》仅作罽腻伽, 略去中间色字(Sh)音。阿输迦(Asoka)王作阿育王, 略去末尾迦字(Ka)音。波斯国阿撒喀(Arsaka)朝, 《汉书》《史记》俱作安息, 略去末尾喀字(Ka)音。由此类推, 罽宾之原音, 必即喀斯排利亚之简略译法可无疑也。中国古代之译佛经, 如《阿育王传》卷四、《大智度论》卷九, 皆将梵文原语 Kasmira 译作罽宾, 有时亦作迦湿弥罗。在中国史上, 罽宾之名, 通常虽专指迦湿弥罗。然乌仗那、健驮罗、迦毕试、那揭罗诸地, 有时亦隶属迦湿弥罗, 故亦称罽宾焉。前汉时, 罽宾国包有迦湿弥罗、健驮罗、迦毕试三地。循鲜城为梵语苏达撒拿普拉(Sudarsana-pura)之简译。《魏书》一〇二《罽宾传》云:“都善见城, 在波路西南。”善见城乃苏达撒拿普拉之译义也。《新唐书·罽宾传》云:“王居修鲜城。”《地理志》注修鲜都督府以罽宾遏纥城置。《新唐书·箇失蜜传》云:“王治拔逻勿逻布逻城, 西频弥那悉多大河。”拔逻勿逻布逻者, 梵语帕拉瓦拉普拉(Pravara-pura)之译音, 拔逻勿逻犀那二世王